

席慕容: 用文字记下仓促的人生



△我手写我心
**曾经在印刷厂
工作的日子**

博主:孟非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
2404702467

在印刷厂(注:孟非在进入电视台前曾在印刷厂工作)我体会到了很多东西,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人民淳朴的友爱。

每周印报纸从周二晚上开始,一直到周四早晨,机器是不停的。中间的五六顿饭就都得在车间里吃。我们印刷车间的工人分成两组,一组六七个人。到了吃饭的时候,每组一次最多只能有两人停下来,另外的人先顶着,等这两人吃完了,再换其他人吃。每次饭送到的时候,其实大家都已经饥肠辘辘了,但每次厂长喊“饭来了,吃饭了”的时候都没人动,都让别人先吃。两个组都有一个光荣的传统——组长最后吃,让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先吃。

我对吃一直不挑剔,尽管如此,我还是觉得厂里的饭实在太难吃,就别谈什么口味坏了,关键还是菜的分量少得可怜。每次都是一个小撮菜,一大盒饭,饭硬得像喂鸡的粳米,难以下咽。很多工友都是就着几口菜吃几口饭,菜没了饭也就不再吃了,而我每次都能就着那少得可怜的一点儿菜把最后一口饭吃完。

干了八个小时后,两个组的同事也是谦让着轮流去睡两小时。每次到点休息的时候,我从车间出来,在去往宿舍的那一两百米路上,都像梦游一样。耳朵里满是机器的轰鸣,眼睛半睁半闭,累得谁都不愿意说一句话。到了宿舍,把外边墨迹斑斑的工作服一脱,头一挨着枕头,一秒钟就打呼噜了。

两个钟头实在太短。你想想,大冬天的,睡到夜里三四点的时候,有人拿脚踢你说“哎哎哎,起来了”,你是不是很想杀人?都是年轻人,谁不想睡到中午才起床。但在上夜班印报纸的时候,只要有人来喊,所有人都是一秒钟都不耽误立刻起来,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一次“让我再睡两分钟”之类的话。

她是一位诗人,对于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来说,她可能是你青葱岁月中无法忘怀的一段记忆,她的诗犹如一阵清风,撩动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弦,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。她也是一位画家,十四岁开始绘画,二十三岁赴比利时留学,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世界著名美术学院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。她就是台湾著名诗人席慕容。

台湾著名诗人席慕容,她的诗作曾被无数人抄写在诗本上,剔透灵动,温情脉脉,淡

泊隽永。近日,携手作家出版社推出最新诗集《以诗之名》,这是她的第七部诗集,收录了她最新创作的五十多首诗歌,席慕容在诗歌的国度中恰是寻觅了整整三十年。

三十年来,从吟诵爱情,到故乡之感,再到英雄史诗,随着年龄的增长,席慕容自然而然地拓展着她诗歌国度的版图,拓展着人生的维度。也向热爱她的读者们展示着一个更为深邃、宽厚、多面的席慕容。

“就是觉得到了一定的年

龄好像可以开始整理自己,所以我把一些从前没有发表过的比如一九八几年的诗都放进来,另外有几篇是我当作散文诗的形式在我的散文里面发表过,它没有进入我的诗集,对我来讲有一点可惜的,所以我就把它放进了这一本诗集里,所以它应该算是我的一种整理。而我这个第七本诗集,或者说七本合在一起,应该是没有一首重复的。”席慕容说。

“三十年,我也很幸运还能继续写。”说起她创作的过程,席慕容说:“我写的时候其

实都是一种回头看,事情发生的当时的我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,手足无措的人。所以有人叫我解释“时间”跟“爱情”,我说恰恰我到了这个年龄才知道时间跟爱情是相同的,就是它来的时候你都把握不住,所以它走了以后,你只能回望。我觉得我的诗差不多都是一种回望,好像回头看着比较清楚。”

是啊,人生正像一本太仓促的书,我们只好用文字来把这种悔之不及的感觉写下来,才会在“回望”时少一些遗憾吧!

△光影说客
**如果你也曾
失恋过**



11月11日“光棍节”前夕,一部打着“治愈系”招牌的喜剧电影《失恋33天》已上映。片中伶牙俐齿的男女主角惹得观众们爆笑频频,连宁财神也在微博中力挺:《失恋33天》挺好看的!我关注的女性,只管买票去看,看完不喜欢私信我,我给你报销。”

女生失恋了怎么办?大部分人或许会找个闺蜜哭诉一场,但如果有个“男闺蜜”,一切或许又会不同。《失恋33天》讲的是一个“男闺蜜”拯救“失恋女”的故事——“失恋,也许是下一个幸福的开始”,影片正试图用这样的主旨来抚慰即将过“光棍节”的单身男女。

文章在《失恋33天》中饰演的王小贱拼命“扮娘”“耍贱”:习惯戴着黑框眼镜,走路“内八字”,还时不时掏出护手霜和唇膏涂一涂……这样一个又“娘”又“贱”的形象,却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心,也因这个角色让文章获得“第一贱男”的封号。

片中搞笑台词不断,诸如“虽然你喷了高级古龙水可还是带着一股天生的混蛋味”,“现在的小男孩们,情义千斤,不敌胸脯四两”,“二百五的脑子加林黛玉的心”,“别搞得一连龄少女跟库存甩货似的”等等,让观众从头笑到最后。

也会有观众觉得此剧火候稍过:“把上海人演得有点装,北京人演得有点土”。

《双城生活》: 活色生香清咖剧

由马伊琍、涂松岩领衔主演的《双城生活》目前正在全国各大卫视热播。面对着《武则天秘史》与《后宫》的“香艳”夹击,《双城生活》更显得别有一种活色生香的清咖味道——浮躁荧屏下,这是一部难得的踏实生活戏。

**上海婆婆颠覆形象
“刁钻”下“清咖”上**

“这次的上海婆婆形象是一种颠覆!我要扭转大家对上海婆婆的印象!”从之前地面频道播出的情况来看,剧中“婆婆”获得了九成九的支持率,网友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表示:“啊呀,你帮我们上海婆婆澄清了!我们的形象是这样的!”剧中这位老字号钟表行家(婆婆),生活讲究,将典型精致小资的做派发挥到极致。在她的眼中,上海就是最好的城市,“没有第二”;她会定期做旗袍,而且一定挑上海滩数一数二的老店,“师傅眼光毒得来,一看就知道尺寸,上海滩没有几个了”;也会去老牌咖啡店喝一种叫清咖的咖啡:“依晓得什么叫清咖伐?不加糖不加奶的就是,我们只喝这个”。

**“上海男人”
骂声少了,掌声多了**

一个男人,他可以是一个好丈夫,也可以是一个好儿子,但很难同时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一个好儿子——身兼数职大约是大多数已婚男人所共有的痛苦。5年前,涂松岩扮演《双城胶》里的“夹板丈夫”李亚平正是这样一种状态。而在《双城生活》这部依旧以“双”字打头的电视剧中,涂松岩再一次出演双面胶式男人,夹杂在老婆和老妈之间的可怜老公。同一个演员,相似的角色,却没有丝毫的雷同之感。在《双城生活》中,这个“可怜老公”总算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涂松岩将都市男人的幽默带到了徐嘉惠身上,他成功地摆脱了李亚平的那份窝囊和懦

弱。许多观众亲切地将之称为“涂氏幽默”。成熟和乐观的完美结合,让徐嘉惠这个人物更具魅力。

**北京大姐
获封“三道杠女友”**

当北京大姐与上海乖囡相恋,吵吵闹闹不乏苦笑的故事就此展开。70%的观众对此兴趣高涨:“标题就很醒目了,典型的北京姐和细致的上海男人,很有意思,也很现实。”还有网友很懂编剧地表示:“每个人心中,都有你的双城,或者爱情,或者事业,或者家庭,或者什么也不是……只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路途。”尤其是在荧屏上充斥着一千重口味剧的时候,这种清咖生活剧显得更加弥足珍贵:“终于不用再看阿哥格格了,不管怎样,这至少是部正常的电视剧了。”

也有网友表示质疑的,譬如郝京妮在出租车上“恶战”的“上海作女”,居然就是未来的婆婆,是

不是也太巧合了?对此,有网友开

解称:“所以这叫电视剧,有冲突才有戏。”

**台词集集有金句,
戳中观众神经**

《双城生活》开播当晚的论坛上,有一句话被复制转载了多次:“距离不是产生美,产生的是车票。”同样的还有:“分手,明白吗?分手就是翻篇儿了!”“做人要厚道,说话得积德”等等——这些,全部是《双城生活》剧中的台词。

**口碑:
爱死你,还是恨死你**

有很多观众觉得真实,他们



大多数

有双城恋的经历,或正在经历双城恋爱。譬如就有网友看完后,在微博里跟自己的异地爱人说:“我们也把票根攒起来,见证我们的双城生活”;有很多人也在回忆自己的经历:“现在想想,当初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”;也有观众害怕去看:“似乎每一幕都是在写过去的我,可惜生活不是电视剧,千辛万苦却不一定结局圆满。”

也会有观众觉得此剧火候稍过:“把上海人演得有点装,北京人演得有点土”。

高晓松为啥不能再当评委

“名人醉驾也不能免罪”,是法治的成熟;能否理性看待出狱后的高晓松,则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成熟的社会道德观,能不能懂得,适时的原谅也是一种美德。



半年前,著名音乐人高晓松醉驾入刑,成为“名人也不能免罪”的一时谈资,半年后,高晓松刑满释放,没想到舆论关注此事的高度依然不减。

近日,有媒体以“高晓松可否继续当评委引争议”为题报道说,“中国达人秀”节目组表示,高

晓松有望继续担任评委。没想到这一表态却引发了相当的争议,赞同者认为,刑法释放人员不应受歧视,高晓松也不例外。但更多的是反对声音——很多人认为,高晓松醉驾对社会产生了无法改变的恶劣影响,与该节目“平凡人也可以成就大梦想,相信梦想,相信奇迹”的励志口号不符。

一个触犯了刑律的人,已经受到了刑事处罚,一个名人,已经为自己的行为向社会道歉了,他,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当评委?只要节目组愿意继续聘任他,只要高晓松觉得自己仍然有能力当这个评委,那么,有什么不可以?

不错,高晓松是名人,社会也会对名人有比普通人更高

的道德要求。但这样的要求,并不是无止境的,拍向名人的道德板砖,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无可挑剔的。如果高晓松对自己的醉驾行为毫无悔意,如果一个毫无悔意的人还能继续成功,可以说,他在道德上是需要指责的,一些机构只为名利不问对错的做法是可耻的。但现在,一个已经服刑完毕并做出了诚

恳道歉的名人,为什么就不能用其专业知识和人生经历服务社会呢?

不错,挥舞道德大棒没有什么风险,但并不等于道德大棒可以随时随地挥向任何人。对名人道德低下的纵容,固然是名利社会的恶果,但对名人无休止的道德苛求,何尝不是道德诉求的矫枉过正?“名人醉驾也不能免罪”,是法治的成熟;能否理性看待出狱后的高晓松,则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成熟的社会道德观,能不能懂得,适时的原谅也是一种美德。(赵勇)